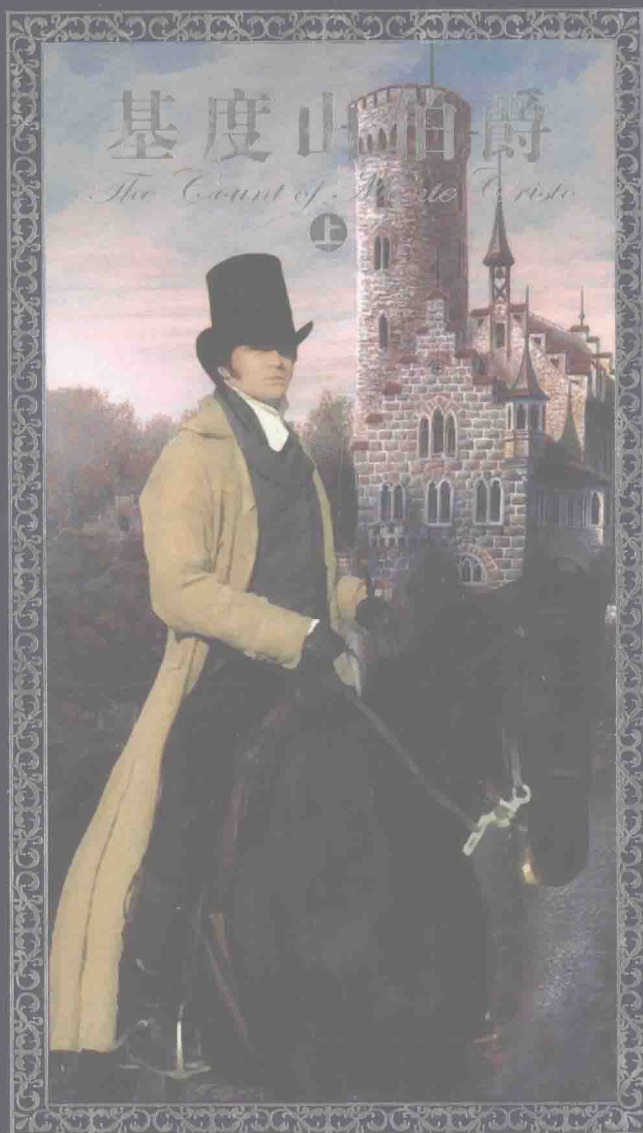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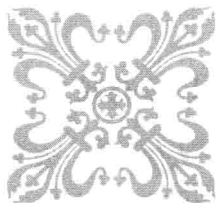
全译本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法国] 大仲马/著 朱文利/译

广州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基度山伯爵



(上卷)



[法国]大仲马 著

朱文利 译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度山伯爵 / (法) 大仲马著; 朱文利译.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7.5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ISBN 978-7-80731-416-5

I. 基… II. ①大…②朱…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06801号

-----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

书 名 基度山伯爵
责任编辑 杨 斌
责任校对 杨珊珊
封面设计 广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插图绘画 张 杨
装帧设计 李 英

出版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21)
印刷 广州丰彩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大观路科学城莲花砚路丰彩工业园
邮政编码: 510660)

规格 889 × 1194mm 1/32 印张 43.875
字数 1103 千字 插画 16 幅
版次 200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5月第1次
印数 1 ~ 8000 册

书号 ISBN 978-7-80731-416-5
定价 57.00 元(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 李书芳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陈久水	陈丽丽	程 岑
戴玉芳	纪晓星	李荣华
林立新	潘解放	唐恒志
唐 健	王 胜	王晓娟
吴 畏	杨法坤	杨正磊
叶道平	邹贤琳	

前言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基度山伯爵》是世界公认的通俗小说的典范，自一八四四年问世之初在报上连载开始，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百多年来始终畅销不衰，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国，发行数亿册，还在法国和美国多次被拍成电影。其作者大仲马因这部作品的巨大影响而被后人誉为“通俗小说之王”。

《基度山伯爵》讲述了一个关于复仇的精彩故事。一位年轻英俊的船长惨遭朋友暗算，在历经漫长而艰难的冤狱磨难之后，他以超人的毅力和智慧学会了在绝境中生存下去的要领和准则。当他历尽艰险终于逃出冤狱呼吸到第一口自由的空气时，他得到了从肉体到灵魂的第二次重生，命运给予了他无穷的智慧和巨大的财富，使他藉以最终复仇成功……精于戏剧写作的作者大仲马，在这部小说中成功代入了戏剧的场景和交响乐的节奏，将跌宕起伏、迂回曲折的紧凑情节在小说中融会贯通。故事情节离奇却不失生活的真实，人物性格鲜活，极具传奇色彩。这本书以其深邃的魅力，至今仍然影响着不少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

大仲马一八〇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巴黎城外一百多公里的小镇维莱科特雷。大仲马的祖父是一个好色的法国贵族，家里拥有一大群黑奴，他与其中一个名叫露易·仲马的女黑奴生了一个混血儿，这便是大仲马的父亲托马斯·亚历山大。托马斯长大成人后想报名参加拿破仑的军队，但他那个傲慢的老贵族父亲却不允许他使用家族的姓氏报名参军，认为一个混血儿士兵使用自己的贵族姓氏有辱门庭。托马斯只好用母亲的姓氏“仲马”参军。他英勇善战，在不到七年的时间内就由一名士兵晋升为将军。拿破仑执政后，托马斯因与拿破仑持不同政见而失宠，后被解除军职，郁闷而死，年仅四十四岁。此时大仲马才三岁半，不久，大仲马祖父的破产又使大仲马一家陷入困境。大仲马长大后，他母亲想重振家业，便慎重地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愿意恢复祖上的贵族姓氏，还是继续保留黑奴的姓氏仲马。大仲马当然清楚这两个姓氏的高低贵贱对自己今后命运的影响，但他还是异常坚定地告诉母亲：他要保留亚历山大·仲马的名字！

大仲马二十岁那年独自闯荡巴黎，早在他开始写作之前，他只不过是一名穷酸的抄写员。为了生活有保障，大仲马在当差之余经常替法兰西剧院誊写剧本，以增加收入。许多精妙的剧本让他深为着迷，常常忍不住放下正在誊写的稿子，动手写自己的剧本。在他当抄写员的这段时间，他的私生活放荡不羁。一八二三年，他与住在同一楼面的邻居缝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相爱并同居，第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在文学声誉上大大超过他的小仲马。

和许多作家未成名前一样，大仲马刚刚起步的时候也异常艰难。他用了几年的时间辛辛苦苦创作了大量的剧本，可是却没有一个剧本被采用。但是，他的执著最终有一天感动了上帝。一天傍晚，他收到了法兰西剧院送来的一张便条，通知他的新作《亨利三世》将于当天晚上在剧院演出。据说当时大仲马一下子手忙脚乱起来，他赶紧穿好衣服，却发现自

己没有体面的硬领，便急忙用硬纸剪了一个假领套在脖子上，急匆匆直奔剧院。剧院里挤满了观众，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使他无法靠近舞台。演出结束后，主持人请剧作家上台，大仲马这才终于能够靠近台前，接受暴风雨般的喝彩声。他高昂着头，头发蓬乱，带着硬纸领子站在舞台上，一夜之间成了巴黎人街谈巷议的剧作家。

在接下来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大仲马成了最走红的青年剧作家。可当时的一些贵族和文坛名流们却仍然瞧不起他，他们对他的出身和黑奴姓氏大加嘲讽，就连大师级人物巴尔扎克也不例外。有一次，他们在一个文学沙龙里相遇，巴尔扎克无礼地拒绝与大仲马碰杯，并且傲慢地对他说：“等到我才华枯竭的时候，我才会去写剧本。”大仲马立即回答他说：“那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写剧本了！”巴尔扎克恼羞成怒，侮辱他说：“还是请你先给我们谈一谈你的祖先吧，这倒是个绝妙的剧本题材！”大仲马回敬他说：“我父亲是个克里奥尔人，我祖父是个黑人，我曾祖父是个猿人；我家就是在你家搬走的那个地方发源的。”

后来，大仲马的戏剧创作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丰厚的收入，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逐渐改变，使他越来越瞧不起缝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他混迹于巴黎的上流社会，整日同那些贵妇人、女演员鬼混。他情妇无数，私生子女都有好几个，早把小仲马母子俩忘得一干二净。可怜的缝衣女工仅靠自己一个人起早贪黑挣得的一点点辛苦钱，勉强维持母子两人的生计。而且，年仅七岁的小仲马，因为他那未婚同居者的私生子身份，经常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嘲笑和羞辱。这种对于幼小心灵的强烈刺激和伤害，伴随了小仲马的一生，小仲马直到晚年，还一直保持着深刻的记忆。在小仲马和他的母亲度日如年的同时，大仲马又与一位女演员同居并生下了一个女儿，女演员要大仲马通过法律形式承认女儿的合法身份，这才使大仲马终于记起了自己还有一个儿子，于是，

他找到七岁的小仲马，但他始终不承认拉贝是他的妻子。他与拉贝打官司，赢得了对儿子的抚养权，小仲马因此被接到巴黎生活。而那位勤劳善良的缝衣女工却失去了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重新成为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这使小仲马从小体验到了人世间的的天不公和残酷。虽然后来大仲马一直抚养着小仲马，并担负着拉贝的生活费用，但小仲马的内心一直与他有一种说不清的隔阂。

大仲马因《基度山伯爵》等作品的成功而获得数量可观的稿酬之后，他那原本豪爽大方、挥霍成性的生活习惯便变本加厉了。据说，有一次一个朋友请他捐出五十法郎埋葬一个刚去世的地主管家，大仲马哈哈大笑掏出一百法郎说：“去埋葬两个地主管家好了！”他还以“基度山伯爵”自居，耗费巨资买下一大块地皮建筑他梦想中的豪宅“基度山城堡”，这座城堡于一八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竣工，建筑极其华丽，内部装饰也体现了他的大作家身份。大仲马经常在这座城堡里大宴宾客，饮酒作乐。但由于挥霍过度，这种花天酒地的日子没有持续几年，大仲马后来千金散尽，只好把他心爱的城堡拍卖给了别人。

一八四八年，大仲马的儿子小仲马根据自己的爱情经历创作了他的成名作《茶花女》。小说《茶花女》在巴黎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小仲马又马不停蹄地尝试把它改编成话剧。大仲马深知戏剧创作的艰难，便力劝儿子取消计划。但小仲马没有从命。直到《茶花女》剧本改编完之后，大仲马读到儿子写成的新作时，这才拍案叫绝。话剧《茶花女》于一八五二年二月公演，小仲马把《茶花女》演出获巨大成功的消息电告在国外旅居的父亲：“第一天上演时的盛况，足以令人误以为是您的作品。”大仲马回电则说：“我最好的作品正是你——儿子！”这段电文对白，也成了文学界的一段趣闻。后来，有人把仲马父子的作品作比较后，认为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的一本《茶花女》。大仲马听到后又惊喜

又嫉妒，幽默地回答说：“我的写作题材来自梦想，我儿子的写作题材来自现实；我闭着眼写作，我儿子睁开眼写作；我在绘画，他在摄影。”

大仲马晚年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名叫阿达·孟肯的美国女演员。尽管风流了一辈子，但大仲马还是对光彩照人的阿达·孟肯一见钟情，并认定她就是她一生的归宿，他决定在有限的余生里认认真真地享受一下真爱的甜蜜。为了一心一意地享受爱情，他甚至停止了写作。但是，天不遂人愿，阿达·孟肯在一次演戏时不幸遇难，给了年迈的大仲马最致命的打击。据说，在阿达·孟肯的葬礼结束后，大仲马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然后，他在晴空下撑开一把蓝色的雨伞，来到儿子小仲马的家里，大声对小仲马说：“孩子，我是来你这儿等死的。”十多天后的一八七〇年十二月五日，大仲马与世长辞。

大仲马是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戏剧创作和小说创作领域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戏剧创作开辟了早期法国浪漫派戏剧的发展之路，对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如此，给大仲马带来了巨大声誉的却是《基度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传奇小说，而《基度山伯爵》则是人们更喜爱的一部杰作。

编委会

目 录



上 卷

第 一 章	船到马赛	1
第 二 章	父与子	10
第 三 章	迦太兰村	18
第 四 章	阴谋	30
第 五 章	婚筵	39
第 六 章	代理检察官	56
第 七 章	审问	67
第 八 章	伊夫堡	77
第 九 章	订婚之夜	89
第 十 章	杜伊勒里宫小书房	95
第十一章	科西嘉魔王	104
第十二章	父与子	114
第十三章	百日	122
第十四章	两个囚徒	130
第十五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43

第十六章	一个意大利学者	159
第十七章	长老房间	170
第十八章	宝藏	192
第十九章	第三次发病	206
第二十章	伊夫堡坟场	218
第二十一章	狄波伦岛	224
第二十二章	走私贩子	235
第二十三章	基度山小岛	243
第二十四章	秘窟	252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	262
第二十六章	邦杜加客栈	268
第二十七章	追述往事	283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301
第二十九章	摩莱尔父子公司	308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320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 水手辛巴德	338
第三十二章	醒来	362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368
第三十四章	显身	401
第三十五章	锤刑	426
第三十六章	罗马狂欢节	440
第三十七章	圣西伯斯坦的陵墓	458
第三十八章	订期相会	478

第三十九章	来宾	485
第四十章	早餐	508
第四十一章	介绍	520
第四十二章	伯都西奥先生	532
第四十三章	阿都尔别墅	537
第四十四章	为亲复仇	543
第四十五章	血雨	567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579
第四十七章	灰斑马	592
第四十八章	人生观	605
第四十九章	海蒂	616
第五十章	摩莱尔一家人	621
第五十一章	巴雷穆斯和狄丝琵	633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644
第五十三章	《恶棍罗勃脱》	660

下 卷

第五十四章	公债的起落	679
第五十五章	卡凡尔康德少校	690
第五十六章	安德里·卡凡尔康德	701
第五十七章	幽会	714
第五十八章	诺梯埃·维尔福先生	725
第五十九章	遗嘱	736

第 六 十 章	急报	745
第六十一章	如何驱逐睡鼠	755
第六十二章	幽灵	766
第六十三章	晚餐	776
第六十四章	乞丐	787
第六十五章	夫妇间的一幕	797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809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公事房	819
第六十八章	夏季跳舞会	831
第六十九章	调查	840
第 七 十 章	跳舞会	851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860
第七十二章	圣米兰夫人	865
第七十三章	诺言	877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的家墓	906
第七十五章	陈述书	916
第七十六章	小卡凡尔康德的进展	929
第七十七章	海蒂	941
第七十八章	亚尼纳来的消息	963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985
第 八 十 章	控诉	997
第八十一章	一位退休的面包师	1003
第八十二章	夜盗	1023

第八十三章	上帝之手	1038
第八十四章	波香	1045
第八十五章	旅行	1052
第八十六章	审问	1065
第八十七章	挑战	1079
第八十八章	侮辱	1085
第八十九章	夜.....	1095
第 九 十 章	相会	1104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1116
第九十二章	自杀	1123
第九十三章	凡兰蒂	1132
第九十四章	认罪	1141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1153
第九十六章	婚约	1162
第九十七章	去比利时	1173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店	1180
第九十九章	法律	1192
第一〇〇章	显身.....	1202
第一〇一章	赤练蛇	1209
第一〇二章	凡兰蒂	1215
第一〇三章	玛西米兰	1222
第一〇四章	邓格拉司的签字	1230
第一〇五章	坟场	1244

第一〇六章	分红	1257
第一〇七章	狮穴	1272
第一〇八章	法官	1279
第一〇九章	开庭	1288
第一一〇章	审判	1294
第一一一章	罪罚	1301
第一一二章	离去	1311
第一一三章	记忆	1323
第一一四章	庇庇诺	1335
第一一五章	菜单	1345
第一一六章	宽恕	1352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1358

第一章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守望者站在避风堰的瞭望塔上，望着远远驶来的一艘三桅大帆船，发出了信号。那是从士麦拿出发，经过底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而来的埃及王号。港口收到讯号，一位领港员立即奉命前往接引。他绕过伊夫堡，在摩琴岬和里翁岬之间登上了船。

在卡拉沙林岬和杰罗斯岬之间有一片海峡，它是火山多次爆发所形成的，峡中暗礁密布。埃及王号小心翼翼地穿过这片海峡，绕过波米琪，渐渐向港口驶近。

领港员指挥埃及王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进口。一个青年紧挨在他旁边，打着娴熟的手势，不停地复述着他的命令，敏锐的目光仔细地注视着船航行的每一个动作。

在马赛，有船进港总是件大事，尤其是像埃及王号这样的大船，不仅船主是本城人，而且船又是在著名的佛喜船坞装配建造的，自然更引人注目。为此，看热闹的人挤满了圣琪安堡露天平台。他们见大船仅仅扯起中桅的上帆和前桅的三角帆与纵帆，露出一副有气无力、死气沉沉的样子，不禁暗暗担心，本能地预感到船上发生了什么不幸，互相探询。然而，对那些航海经验丰富的人来说，他们却很清楚，假如真有什么意外发生，也一定与船本身无关，因为从各方面来看，它并无丝毫失去操纵的迹象。

焦虑与担心四下弥漫着，越来越强烈，终于有人忍耐不住了。那人来不及等船入港，飞快地离开平台，奔到港口边，跳进一艘停放在那儿的小艇，开足马力迎上前去。埃及王号驶进里瑟夫湾对面的港口中，小艇在那里靠拢了它。

船上的那个青年人约摸十九二十岁，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身材瘦长，外表极其镇定、坚毅，这是只有从小就久经风浪的人才具有的独特气质。他闪动着明亮的黑眼睛，老远就看见了艇上那人，忙脱下帽子，离开领航员径自走到船边。

“呀！邓蒂斯，是你吗？”小艇上的人喊道，“你们的船怎么会那么无精打采？发生了什么事吗？”

“摩莱尔先生，真是太不幸了！”青年人难过地说，“尤其是对我来说，更加不幸！我们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失去了勇敢的船长黎克勒。”

船主摩莱尔焦急地问：“货呢？”

“摩莱尔先生，我想你是可以满意的，因为货都安全。但可怜的黎克勒船长——”

船主稍稍松了口气，问：“可敬的船长，他怎么了？”

“他死了。”

“掉在海里了吗？”

青年人痛苦地说：“不，是患脑膜炎死的。他临终时痛苦极了，先生……”接着他转过身去，对船员们喊道：“准备下锚！全体注意！”

船上有八到十个海员，立刻遵命行动起来。他们有的去管理转帆索和卷帆索，有的去拉三角帆和上帆的索子，有的去拉大帆的索子。那青年水手四下环顾，见命令已迅速准确地执行，这才放心地和船主继续交谈。

船主耐心地等他布置完工作，才又问：“怎么会发生这样不幸的事？”

“唉，完全无法预料，先生！黎克勒船长在离开那不勒斯之前，曾和那不勒斯港务长谈了很久。开船时，他就觉得头极不舒服，仅仅过了二十四小时，就发起烧来，三天后就死了。我们用吊床缝裹他的尸体，将两块三十六磅重的铅分放在头尾，照常例海葬了他，就葬在艾尔及里奥岛外。他的佩剑和铁十字荣誉勋章，我们都带回来了，准备留给他太太做纪念。船长这一生总算没有虚度，他可以安心长眠了……”